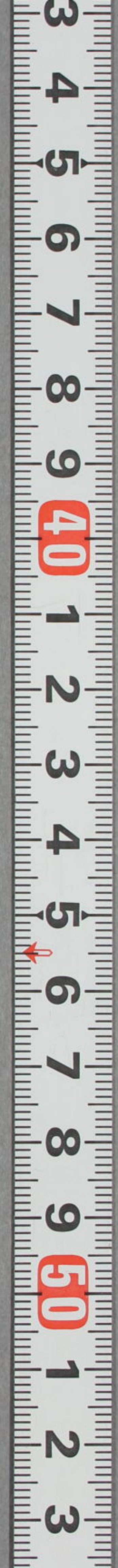


1	4
1555	
54	

54



門 14  
號 1555  
卷 54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九

魏 何 晏 集解  
梁 皇 侃 義疏

論語陽貨第十七

陽貨者季氏家臣亦凶惡者也所以次前者明於時凶亂非唯國臣無道至於陪臣賤亦竝凶惡故陽貨次季氏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註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

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歸孔

子豚註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孔子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註孔安國曰塗道也  
 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  
 寶而逃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註馬融曰言孔子  
 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逃邦也好  
 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註孔安國曰言  
 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為有智也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註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  
 仕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註孔安國曰以順辭免  
 害也陽貨至仕矣○云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貨  
 者季氏家臣陽虎也于時季氏稍微陽貨

為季氏宰專魯國政欲使孔子仕已故使人召孔  
 子欲與孔子相見也云孔子不見者孔子惡其專  
 濫故不與之相見也云歸孔子豚者歸猶餽也既  
 召孔子孔子不來而餽豚者禮得敵已遣人餽孔子  
 以召不來而餽豚者禮得敵已遣人餽孔子豚也所  
 拜餽而己勝已以上見餽先既拜於己家明日又  
 往餽者之室也陽虎乃不勝孔子然已交專魯政  
 期度孔子必來拜謝已因得與相見也得相見而  
 勸之欲仕也云孔子時云云者亡無也無謂虎不  
 在家時也孔子曉虎見餽之意故往拜謝也若往  
 謝必與相見相見於家事或盤桓故伺取虎不在  
 家時而往拜於其家也云遇諸塗者途道也既  
 伺其不在而往拜竟而還與之相逢於路中也  
 孔子聖人所以不計避之而在路與相逢者其有  
 所以也若遂不相見則陽虎求召不已既得相見  
 則其意畢耳但不欲久與相對故造次在塗路也  
 所以知是已拜室還與相逢者既先云時亡也後  
 云遇塗故知已至其家也其若未至室則於禮未

畢或有更隨其至己家之理故先伺不在而往往  
畢還而相逢也一家通云餉豚之時孔子不在故  
往謝之也然於玉藻中為便而不勝此集解通也  
謂孔子曰來者貨於路見孔子而呼孔子合來趨  
就己也云予與爾言者予我也爾汝也貨先呼孔  
子來而又云我與汝言也云曰懷云云者此是貨  
與孔子所言之辭也既欲令仕已故先發此言也  
此罵孔子不仁也寶猶道也言仁人之行當惻隱  
救世以安天下而汝懷藏佐時之道不可出仕使  
邦國逃亂為此之事豈可謂為仁乎曰不可者孔  
子曉虎之言故遜辭求免而答云不可也言不可  
謂此為仁人也云好從云云者此亦罵孔子不智  
也好從事謂好周流東西從於世事也亟數也言  
智者以照了為用動無失時而孔子數栖栖遑遑  
東西從事而數失時不為時用如此豈可謂汝為  
智者乎曰不可者又遜辭云不可云日月云云者  
罵孔子孔子辭既畢故貨又以此辭勸孔子出仕  
也逝速也言日月不停速不待人豈得懷寶至老

而不仕乎我我孔子也云孔子云云者孔子得勸  
故遜辭答之曰諾吾將仕也郭象曰聖人無心仕  
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用我則  
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  
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註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

也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註孔安國曰上智不

可使強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

云者性者人所稟以生也習者謂生後有百儀常  
所行習之事也人俱稟天地之氣以生雖復厚薄  
有殊而同是稟氣故曰相近也及至識若值善友  
則相効為善若逢惡友則相効為惡善既殊故  
云相遠也故范甯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  
而動性之欲也斯相近也習洙泗之教為君子習

申商之術為小人斯相遠也然情性之義說者不  
同且依一家舊釋云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  
而無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動彰事故曰成也然  
性無善惡而有濃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  
既是全生而有未涉乎用非唯不可名為惡亦不  
可日為善故性無善惡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惡之  
名恆就事而顯故老子曰天下以知美之為美斯  
惡已以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此皆據事而談情  
有邪正者情既正故情不逐欲流遷其事則邪若欲  
當於理其事則正故情不逐欲流遷其事則邪若欲  
口利直者性情也王弼曰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  
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蕩失真此是情之邪  
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近性者何妨是有  
欲若逐欲遷故云遠也若欲而不遷故曰近但近  
性者正而即性非正雖即性非正而能使之正譬  
如近火者熱而即火非熱雖即火非熱而能使之  
熱能使之熱者何氣也熱也能使之正者何儀也  
靜也又知其有濃薄者孔子曰性相近也若全同

也相近之辭不生若全異也相近之辭亦不得立  
今云近者有同有異取其共是無善無惡則同也  
有濃有薄則異也雖異而未相遠故曰近也云子  
曰云云者前既曰性近習遠而又此則明之  
也夫降聖以還賢愚萬品若大而言之且分為二  
上分是聖下分是愚愚人以上聖人以下其中階  
品不同而共為一此之其一則有推移今云上智  
謂聖人下愚愚人也夫人不生則已若有生之始  
便稟天地陰陽氣氣之氣有不濁若稟得淳清  
者則為聖人若得淳濁者則為愚人愚人淳濁雖  
澄亦不清聖人淳清攪之則濁故上聖遇昏亂之  
世不能撓其真下愚值重堯舜不能變其惡故  
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而上智以下下愚以上  
二者中間顏閔以下一善以上其中亦多清少濁  
或多濁少清或半清半濁澄之則清升逢惡則滓  
此之徒以隨世變改若遇善則清升逢惡則滓淪  
所以別云性相近習相遠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註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也夫子莞爾而笑註莞爾小笑貌也曰割雞焉用牛刀註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也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註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

人人和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註孔安國曰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註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也疏子之至之耳。云子之云云宰而孔子往焉既入其邑聞絃歌之聲也但解聞絃歌之聲其則有二一云孔子入武城聞邑中

人家家有絃歌之響由子游政化和樂故也疏曰子游宰小邑能令民得其可絃歌以樂也又一云謂孔子入武城聞子游身自絃歌以教民也故江熙曰小邑但當令足衣食教敬而已反教歌詠先玉之道也疏夫子莞爾而笑者孔子聞絃歌而笑之也曰割雞焉用牛刀者孔子說可笑之意也牛刀大也割雞宜用雞刀割牛宜用牛刀若割雞而用牛刀則割雞宜用雞刀而雞小所用之過也譬如武城小邑之政可用小才而已用子游之大才是才大而用小也故疏繆播曰惜其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也江熙曰如牛刀割雞非其宜也疏云子游對云云者子游得孔子笑已故對所以樂則必以愛人為用小人學道則易使為樂業而偃今日所以有此絃歌之化也云子游既學道於孔子今日之化政是乎聞鄉黨之入言便引得射御子游聞牛刀之喻且取非宜故曰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其不知之者以為戲也其知之者以為  
賢聖之謙意也子曰二三子者二三子從孔子行  
者也孔子將欲美偃之是故先呼從行之也  
也前言之言是者言子游之言所以用絃歌之化是  
治小人也。詩孔安國曰至使也。就知注  
意言子游所以絃歌化民者欲使邑君  
子學之則人邑中小人學之則易使也

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註孔安國曰不擾為季  
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子路不悅  
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註孔安國曰之  
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者也子曰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復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註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註公山至周乎  
者姓公山名不擾也云以費畔者費季氏邑也  
畔背叛也公山不擾當時為季氏邑宰而作亂與陽虎  
共執季氏召孔子孔子欲往應召也云子路不悅者  
子路見孔子欲往故已不欣悅也云曰未云云者  
子路不悅而復說此辭也末無也之適也已止也  
中之語助也下之亦適也子路曰雖時不我用若  
無所適往則乃當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云子  
曰云云者孔子答子路所以欲往之意也徒空也  
言夫欲召我者豈容無事空然而召我乎必有以  
也云如周道也魯在東周在西云東周者欲於魯而  
為與周道故云吾其為東周也一云周室東遷洛邑  
故曰東周王弼曰言如能用我者不釋地而與周  
室道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註孔安國曰不

見侮慢也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註孔

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註子

問至使人。云子張云云者言若能行五事於天

下則可謂之為仁人也云請問之者子張不曉五

者之事故反請問其目也曰恭寬信敏惠者答五

者之目也恭則不侮者又為歷解五事所以為仁

之義也言人君行己能恭則人以敬己不敢見輕

侮也故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己也寬則得眾者

人君所行寬宏則眾附歸之是故得眾也信則人

任焉者人君立言必信則為人物所委任也一云

人思任其事故不見暝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人

君行事不懈而能進疾則事以成而多功也惠則

足以使人者人君有恩惠加民民則以不

憚勞役也故江熙曰有恩惠則民忘勞也

腓盼召子欲往註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

善者君子不入也註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也腓盼

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曰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註孔安

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阜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

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

亂不能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註匏





無係以觀門人之情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耳  
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  
不悅升堂而未入室  
安則聖人之趣哉

子曰由汝問六言六蔽矣乎註六言六蔽者下六事

謂仁智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曰居吾語汝註孔

安國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座也好仁不好學其蔽

也愚註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

也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註孔安國曰蕩無所適

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註孔安國曰父子不

知相為隱之輩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註孔安國

曰狂妄抵觸人也註子曰至也狂。子曰由者呼

云者夫所欲問子路汝曾聞六言而每言以有蔽

塞之事乎言既有六故蔽亦有六故云六言六蔽

也事在下文上弼曰不自見其過也註曰未也者

子路對曰未曾聞之云曰居吾語汝者居猶復座

也子路得孔子問避席而對曰未也故孔子呼之

使復座也吾當語汝也云好仁云者一也然此

以下六事謂中人也夫事得中適莫不資學若不

學而行事猶無燭夜行也仁者博施周急是德之

盛也唯學者能裁其中若不學而施必失所是

與愚人同故其蔽塞在於愚也江熙曰好仁者謂

聞其風而悅之者也不學不能深原乎其道知其

一而未識其二所以蔽也自非聖人必有所偏偏

才雖美必有所蔽學者假教以節其性觀教知變  
則見所過也云好智云云者二也智以運動為用

若學而裁之則智動會理若不學而運動則蔽塞在於蕩無所守也云好信云者三也信者不欺為用若學而為信信則合宜不學而信信不合宜不台宜則蔽塞在於賊害其身也江熙曰尾生與女子期死於梁下宋襄與楚人期傷泓不度信之害也云好直云者四也直者不曲為用若學而行之得中道若不學而直則蔽塞在於絞絞猶刺也奸護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也云好勇云者五也勇是多力多力若學則能用勇敬拜於廟者難於邊壇若勇不學則必蔽塞在於作亂也云好剛云云者六也剛者無欲不為曲求也若復學而剛則中適為美若剛而不學則必蔽在於狂無迴避者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註苞氏曰小子門人也詩可

以興註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也可以觀註鄭元

日觀觀風俗之盛衰也可以羣註孔安國曰羣居

相切磋也可以怨註孔安國曰怨刺上政也邇之

事父遠之事君註孔安國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

草木之名註子曰至之名也何莫學夫詩者莫無也

夫語助也門弟子欲語之也何莫學夫詩者莫無也興者又為說所以宜學之由也興謂譬喻也言若能學詩詩可合人能為譬喻也興謂譬喻也言若國之風俗盛衰可以觀覽而知之也可以羣居詩有如此如磋如琢如磨是朋友之道可以羣居也詩可以怨者詩可以怨刺諷諫之法言者無罪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怨也邇之事父之道也又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事君之道也江熙曰言事父與事君以有其道也云多識云者關雎鶴

巢是有鳥也騶虞狼跋是有獸也采芣葛覃是有草也甘棠棣樸是有木也詩並載其名學詩者則多識之也

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邵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邵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註馬融曰周南邵南國

風之始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

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也註子謂至也與云子

謂云云者伯魚孔子

之子也為猶學也周南關雎以下詩也邵南鵲巢

以下詩也孔子見伯魚而謂之曰汝已曾學周邵

二南之詩乎然此問即是伯魚趨過庭孔子問之

學詩乎時也云人而云云者先問之而更為說周

邵二南所以宜學之意也牆面向向牆也言周邵

二南既多所合載讀之則多識草木鳥獸及可事

君親故若不學詩者則如人面正向牆而倚立終

無所瞻見也然此語亦是伯魚過庭時對曰未學

詩而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註鄭元曰玉璋珪之屬

也帛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

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註

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

也註子曰至乎哉此章辨禮樂之本也云子曰

不曰於玉帛而不達故行禮必用玉帛耳當乎周

季末之君唯知崇尚玉帛而不能安上治民故孔

子歎之云也故重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明禮

風易俗因於鐘鼓而官故行樂必假鐘鼓耳當  
季之注唯知崇尚鐘鼓而不能移風易俗孔子重  
言樂云樂者禮之敬也主玉帛者敬之用節也樂主  
也王所鐘鼓者樂之器也于時所謂禮樂者厚贊幣  
於有鐘鼓者樂之器也于時所謂禮樂者厚贊幣  
五所鐘鼓者樂之器也于時所謂禮樂者厚贊幣  
樂之器也于時所謂禮樂者厚贊幣  
深乎禮者則無持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  
苟能禮和則無借於鐘鼓而移風易俗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註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

而內柔佞者也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註  
孔安國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也穿穿壁

也窬窬牆也疏子曰至也與。色厲而內荏者厲

正於外而心柔佞於內者也云譬諸云云者此為  
色厲內荏作譬也言其譬如小人為偷盜之時也  
小人為盜或穿人屋壁或踰人垣牆當此之時外  
形恆欲進為取物而心恆畏人常懷退走之路是  
形進心退內外相乖如色外矜正而心內柔佞者  
也江熙曰田文之客能為狗盜穿壁如踰而入盜  
之密也外為矜厲而實柔佞之密也峻其牆字謂  
之免盜而狗盜者往焉高其抗厲謂之免佞而色  
厲者入焉古聖難於荏人今夫子又苦為  
之喻明免者鮮矣傳云算門珪窬窬竇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註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  
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日鄉向  
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

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原里也。原

原本也。言人若凡往所至之鄉。輒憶度逆用意。原

也。又一人情而待之者。此是德之賊也。言賊害其德

也。又云。鄉向也。謂人不能剛毅而好面從。見人

應規矩。不可以訓。故每抑其迹。所以去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註馬融曰聞之於道路

則傳而說之也。子曰至棄也。道道路也。塗亦

師師人必當溫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為

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道路仍即為人傳說。必

多謬妄。所以為有德者所棄也。亦自棄其德也。江

熙曰。今之學者。不為己者也。況乎道聽者哉。遂末

愈甚。棄德彌深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註孔安國曰言不可與

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註患得之者。患不能

得之也。楚俗言也。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註鄭元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

也。子曰。至矣。子曰。云云者。言凡鄙之人。不

可與之。事君故云。可與事君哉。云其未云云

者。此以下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由也。患得之。謂

患不能得也。言初未得事君之時。恆慙慙。患已不

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之者。患失之。患不失之

也。既得。事君而生厭心。故患已不遺失之也。云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註苞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古之狂也肆註苞氏曰肆極意敢言之也今之狂也蕩註孔安國曰蕩無所據也古之矜也廉註馬融曰有廉隅也今之矜也忿戾註孔安國曰惡理多怒也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註子曰至已矣註古者民有三疾有三條在下文也今也或是之亡者今謂澆時也其亡無也言今之澆民無復三疾之事也江熙曰今之民無古者之疾而疾過之也古之狂也肆者一也古之狂者恆肆意所為好在抵觸以此為疾也今之狂也蕩者蕩無所據也蕩猶動也今之狂不復肆直而皆用意澆競流動也復無得據杖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註苞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古之狂也肆註苞氏曰肆極意敢言之也今之狂也蕩註孔安國曰蕩無所據也古之矜也廉註馬融曰有廉隅也今之矜也忿戾註孔安國曰惡理多怒也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註子曰至已矣註古者民有三疾有三條在下文也今也或是之亡者今謂澆時也其亡無也言今之澆民無復三疾之事也江熙曰今之民無古者之疾而疾過之也古之狂也肆者一也古之狂者恆肆意所為好在抵觸以此為疾也今之狂不復肆直而皆用意澆競流動也復無得據杖也

言好之矜也廉者二也矜莊也廉隅也古人自矜莊者不好大有廉隅以此為疾也李充曰矜厲其行向廉潔也今之矜也忿戾者今世之人自矜莊者不能廉隅而因之為忿戾怒物也李充曰矜善上人物所以不與則反之者至矣故怒以戾與忿激也古之愚也直者三也古之愚者不用其智不知俯仰病在直情徑行故云直也今之愚也詐而已者今之世愚不識可否唯欲欺詐自利者也又一通云古之狂者唯肆情而病於蕩今之狂則不復病蕩故蕩不肆也又古之矜者唯廉隅而病於忿戾今之矜者則不復病忿戾而不廉也又古之愚者唯直而病詐今之愚者則不復病詐故云詐而不直也註孔安國曰惡理多怒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註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奪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國苞氏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惡利

口之覆邦家也註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

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子曰至家也

愛是間色朱是正色正色宜行間色宜除不得用

間色之物以妨奪正色之用也言此者為時多以

邪人尊正人故孔子託云惡之者也云惡鄭云云

也時人多淫聲以廢雅樂故孔子惡之者也云惡

利云云者利口辯佞之口也邦諸侯也家卿大夫

而傾覆國家故為孔子所惡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註

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子曰至信哉云子欲

其言其言為益之少故欲無所復言也云子貢云

云者小子弟子也子貢問孔子欲不復言故疑而

問之也言夫子若遂不復言則弟子等輩何所復

傳述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既以有言無益遂欲

不言而子貢怨若遂不言則門徒無述故孔子遂

曰天亦不言而四時遞行百物互生此豈是天之

有言使之然乎故云天何言哉也天既不言而事

行故我亦欲不言而教行是欲則天以行化也王

弼曰子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

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湮寄旨傳

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



歌使之聞之誦焉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

孺悲思也孺悲至聞之。孺悲欲見孔子者孺

見也孔子辭之疾者孔子不欲應孺悲之召故

辭云有疾不堪往也將命者出戶者將命者謂孺

悲所使之人也出戶謂受孔子疾辭畢而出孔子

而孔子取瑟以歌欲使孺悲聞之也所以然

者若辭唯疾而不往恐孺悲問疾差又召己不

止也故取瑟而歌使使聞之知孔子辭疾非實

疾以還白孺悲合孺悲知故不來耳非為疾不來

也李充曰孔子曰人深己以進與其潔不保其往

所以不逆乎互鄉也今不見孺悲者何明非崇道

歸聖發其蒙矣苟不崇道必有舛寫之心則非教

之所崇言之所喻將欲化之未若不見也聖人不

顯物短使無日新之塗故辭之以疾猶未足以誘

之故絃歌以表旨使抑之而不彰挫之而不絕則

矜鄙之心頹而思善之路長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

改火期可已矣註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

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

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

故曰改火也子曰食夫稻也衣夫錦也於汝安乎

曰安曰汝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

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註孔  
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汝安則  
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  
於父母之懷註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  
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註孔安國曰自  
天子達於庶人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註孔安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  
宰我問至母乎。宰我  
服至三年宰我嫌其為重故問至期則久不假三  
年也云君子云云者宰我又說喪不宜三年之義

也君子人君也人君化物必資禮樂若有喪三年  
則廢於禮樂禮樂崩壞則無以化民為此之故云  
官期而不三年禮云壞樂云崩者禮是形化形化  
故云壞壞是漸敗之名樂是氣化氣化無形故云  
崩崩是墜失之稱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者宰予  
又說一期為是意也言夫人情之變本依天道天  
道一期則萬物莫不悉易故舊穀既沒又新穀  
已熟則人情亦宜法之而奪也鑽燧改火者鑽燧  
者鑽木取火之名也內則云大鵬木燧是也改火  
者年有四時四時所鑽之木不同若一年則鑽之  
又周變改已遍也期可已矣者宰我斷之也穀沒  
又升火鑽已遍故有喪者一期為足故舉問之也夫語  
云者孔子問宰子曰有喪者一期為足故舉問之也夫語  
除喪也稻是穀之美者錦是衣中之文華者若一期  
於喪也稻是穀之美者錦是衣中之文華者若一期  
汝之心以此為安乎云曰安者宰我答孔子也  
云期而食稻衣錦以為安也曰汝安則為之者孔  
子問宰我之答云安故云汝言此為安則汝自為

論語集注卷之九

之也云夫君云云者孔子又為宰我說三年內不可安於食稻衣錦也言夫君子之人居親喪者心  
 如新故無食美衣錦之理假令食於美食亦不  
 覺以爲甘聞於韶樂亦不為雅樂設居處華麗亦  
 非身所安故聖人依人情而制其禮不設美  
 樂之具故云不為也今汝之所不為今汝若以一期  
 竟又更語之也昔君子之所不為今汝若以一期  
 猶此為安則自為之再言之者責之深也或問曰  
 喪服傳曰既練反素食鄭元曰謂復平生時食也  
 若如彼傳及注則期外食稻非嫌孔子何以怪耶  
 答曰北人重稻稻為嘉食唯盛饗乃食之耳平常  
 所食食黍稷之屬也云反素食則謂此也云宰我  
 出者宰我得孔子之罵竟而出去也子曰予之不  
 仁也子宰我之言宰我無恩愛之心故曰予之不  
 仁之事也按聖人為制禮以三年有義一所以不  
 賢一是引愚抑賢者言夫人生於父母有終身之  
 恩昊天罔極之報但聖人為三才宜理人倫超絕

故因而裁之以為限節者也所以然者何夫入是  
 三才之一天地資人而成人之生世誰無父母父  
 母若喪必使入子滅性及身服長凶人以爾則  
 二儀便廢為是不可故斷以年使送死有已復  
 生有節尋制服致節本應斷期是天道一變  
 人情亦宜隨之而易但故改火促期不可權終天  
 之性鑽燧過隙無消創鉅之文故隆倍以再變再  
 變是二十五月初三年之中此是抑也一引  
 愚者言子生三年之前未有關飢渴痛癢有須能  
 懷抱及至三年以後與人相關飢渴痛癢有須能  
 言則父母之懷稍得寬免今既終身難遂故報以  
 極時故必至三年此是引也而宰予既為其父母  
 所生亦必為其父母所懷矣將欲罵之故先發此  
 言引之也云夫三云者人雖貴賤不同以爲父  
 母懷抱故制喪服不以尊卑致殊因以三年為極  
 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故云天下通喪也且汝是四  
 科之限豈宜不及無儀之庶人乎故言通喪已故限  
 也云子也云云者宰我名也為父母愛已故限

三年今幸我欲不服三年是其誰有三年之愛於  
其父母乎一云愛悵惜也言宰我何忽愛惜三  
年於其父母也終播曰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  
行宰我之謂也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子  
假不仁者何吝曰時人失禮而子謂為然  
是不仁矣言不仁於萬物又仁者施與之名非奉  
上之稱若子安稻錦廢此三年乃不孝之甚不得  
直云不仁李充曰子之於親終身莫已而今不遇  
三年者示民有終也而子也何愛三年而云久乎  
余謂孔子曰四科則宰我冠言語之先安有知言  
之人而發違情犯禮之問乎將以喪禮漸衰孝道  
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則所益者宏多也。註  
馬融曰至火也。引周書中月令之語有改火之  
事來為證也更猶改也改火之木隨五行之色而  
變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  
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黃  
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櫨色白秋

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櫨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  
色黑故冬用槐檀也所以一年必改火者人若依  
時而食其火則得氣又宜令人無災厲也。註  
孔安國曰至愛乎。依注亦不得為前兩通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  
之猶賢乎已。註馬融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

也。子曰至乎已。子曰云云者夫人若飢寒不  
足則心情所期於衣食所期於衣食則無暇  
思慮他事若無事而飽衣食終日則必思計為非  
法之事故云難矣哉言難以為處也云不有云云  
者博者十二碁對而擲采者也奕圍碁也賢猶勝  
也已止也言若飽食而無事則必思為非法若曾  
是無業而能有恭奕以消食終  
日則猶勝無事而直止住者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

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子路曰至

子路云云者子路既有勇常言勇可崇尚故於孔子君子之人常尚勇乎袁氏曰見世尚須勇故謂可尚乎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曰君子唯所於義以為上也云云君子云云者君子既尚義若無必作亂也李充曰既稱君子又謂職為亂階者遇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畏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小人云云者異於君子不敢作亂乃為盜竊而已

子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註苞氏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註孔安國曰訕誦毀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註馬融曰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

惡也惡徼以為智者註孔安國曰徼抄也惡抄人

之意以為己有也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許以為直

者註苞氏曰許謂攻發人之陰私也子貢問至

子貢問云云者惡謂憎疾也舊說子貢問孔子曰天下君子之道有所憎疾以不平江熙曰君子即夫子也禮記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喟然而歎言偃曰君子何歎乎子曰有惡者孔子答言君子亦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者此以下竝是君子所憎惡之事也君子掩惡揚善故憎人稱揚他人之惡事者也云惡居云云者訕誦毀也又憎惡為人臣下而毀誦其君上者故禮記云君臣之禮有諫而無訕是也惡勇而無禮者勇而無禮則亂故君子亦憎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果敢不塞人道理者則亦所不惡也曰賜也亦有



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  
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  
以諫而見殺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註馬融曰仁  
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  
民也微子至仁焉云微子去之者微子者名  
暴虐殘酷百姓日月滋甚不從諫爭微子觀國必  
亡社稷顛殞己身是元長宜存係嗣故先去殷投  
周早為宗廟之計故云去之箕子為之奴者箕子  
者紂之諸父也時為父師是三公之職屢諫不從  
知國必殞己身非長不能去職任寄重又不可  
死故佯狂而受囚為奴故云為之奴也鄭注尚書  
曰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者  
比干亦紂之諸父也時為少師少師是三孤之職

也進非長適無存宗之去退非合輔不俟佯狂之  
雷且生難死易故正言極諫以至剖心而死故云  
諫而死也鄭注尚書云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  
時比干為之死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孔子許  
微子箕子比干其述雖異而同為仁故云有三仁  
焉所以然者仁以憂世忘己身為用而此三人  
迹雖異俱是為憂世民也然若易地而處則三人  
皆互能耳但若不為憂世民也則誰保宗祀耶不  
狂者則誰為親寄耶不有死者則誰保宗祀耶不  
各盡其所宜俱為臣法於教有益故稱仁也註耶  
馬融曰至殺也微箕二國名者是殷家畿內采  
地名也子爵也者殷家畿外三等之爵公侯伯也  
畿內唯子爵而箕微二人於食箕微之地而子爵  
也微子紂之庶兄者鄭元注尚書云微子與紂同  
母當生微子而庶紂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為妻也  
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箕子比干紂之諸父  
也者二人皆是帝乙之弟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  
之者故尚書云微子乃告父師少師曰王子弗出

我乃願歸是遂去敵歸周後封微子於宋以為殷  
後也云箕子云云者故武王勝紂釋箕子囚以箕  
子歸作洪範而彝倫攸叙  
對此干墓天下悅服也

柳下惠為士師註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

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

黜註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於所至之國俱當

復三黜也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註柳下

之邦云柳下惠為士師者柳下惠展禽也上師  
獄官也惠時為獄官也云三黜者黜退也惠為獄  
官無罪而三過被黜退也云人曰云云者人或人  
也去謂更出國往他邦也或人見惠無罪而三被  
退逐故問之云子為何事而未可以去此乎欲令  
其去也云曰直道云云者柳荅或人云己所以不

去之意也言時人世皆邪曲而我獨用直道直道  
事曲故無罪而三黜耳若用直事不正非唯我國  
見黜假令至彼彼國復曲則亦當必復見黜故云  
焉往而不三黜也禽是三黜故不假去也故李充  
曰舉世喪亂不容正直以國觀國何往不黜也云  
枉道云云者又對或人也枉曲也父母邦謂禽舊  
居桑梓之國也言我若能捨直為曲曲則是地皆  
合既往必皆合亦何必遠離我之舊邦而更他適  
耶故曲直並不須去也孫綽曰言以不枉道而求  
留也若道而可枉雖九生不足以易一死柳下惠  
之無此心明矣故每仕必  
直直必不用所以三黜也

不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註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

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曰吾老矣不



能用也孔子行註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

也齊景公至子行。云齊景公待孔子者孔子

若季氏則吾不能者景公慕聖不篤初雖欲待而

未又生悔發此言也季氏者魯之上卿也總知魯

政專任一國今景公曰若使我以國政委任孔子

如魯之任季氏則不可不使也季孟之間待之者

孟者魯之下卿也不被任用者也景公言我不能

用孔子如魯處季氏又不合用者之無事如魯之

孟氏也我當以有事無事之閒處之故云以季孟

之閒待之也曰吾老矣不能自託吾老不能復用

之於季孟之間而末又悔故自託吾老不能復用

孔子也孔子行者孔子聞不能為隼擊夫子所陳必

也正道景公不能用故託吾老可合則往於離則

去聖人無常者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註孔安

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

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齊人至子行。云齊人

樂女伎也齊餉魯定公女伎致時孔子在魯齊畏

魯強故餉魯於女樂欲使孔子去也云季桓子受

之者季子使定公受齊之餉也云三日不朝者桓

子既受之仍與定公奏之三日廢於朝禮者也云

孔子行者既君臣淫樂故孔子遂行也江熙

曰夫子色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註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

狂而來歌以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

衰也註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

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也註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也註孔安國曰自今以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始而註孔安國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甚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也註苞氏曰下下車也註楚狂至言也。云楚狂云云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為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云曰鳳云云者此接輿歌曲也知孔子有聖德故以比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

孔子周行屢適不合所以是鳳德之衰也云往者不可諫者言屢適不合是示已往事不復可諫是既往不咎也云來者猶可追者來者謂未至之事也未至之事猶可追止而使莫復周流天下也云已而云云者已而者言今世亂已甚也始而者言今從政者皆危殆不可復救治之者也云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下車也孔子初在車上聞接輿之歌感切於己已故下車欲與之共語也江熙曰言下車明在道聞其言也云趨而云云者趨疾走也接輿見孔子下車欲與己言已故急趨避之所以令孔子不得與之言也江熙曰若接輿與夫子對共情言則非狂也達其懷於議者修其狂迹故疾行而去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註鄭元

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

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乎子路曰為孔丘曰  
是魯孔丘與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註馬融曰言  
數周流自知津處也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  
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  
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註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  
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  
以易之也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  
之士哉註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  
謂孔子為士從避人之法也己之為士則從避世

之法者也耨而不輟註鄭元曰耨覆種也輟止也  
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註  
為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也註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吾  
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註孔安國曰吾自當與此  
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也註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  
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註長沮至易也云長  
沮桀溺耦而耕者二  
人皆隱士也二人既隱山野故耦而共耕也孔子  
過之者孔子行從沮溺二人所耕之處過之使子

路問津焉者津渡水處也時子路從孔子行故孔  
 子使子路訪問於沮溺覓渡水津之處也范升曰  
 欲願之故使問也云長沮云者子路往問津先  
 問長沮子路初在車上即為御者執轡今既下  
 執轡也子路則廢轡與孔子御者執轡今既下  
 車而往問津則廢轡與孔子御者執轡今既下  
 沮問子路曰夫在車中執轡者是為誰子乎子路  
 曰為孔丘者子路答曰車中執轡者是為誰子乎  
 子路問長沮稱師名者聖師欲令天下而知之也  
 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更定之也此是魯國孔丘  
 不乎對曰是也者答曰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者  
 沮問魯孔丘故不語津處也言若是魯之孔丘此  
 人數周流天下無所不至必知津處也無俟我今  
 復告也問於桀溺者長沮不答子路又問桀溺桀  
 溺曰子為誰者又問子路汝是誰也曰為仲由者  
 子路答言我是姓仲名由也曰是誰也曰為仲由者  
 汝名由是孔丘之門徒不乎云對曰然者又問言  
 曰是也云曰滔云云者滔滔者言同流也天下皆

是謂一切皆惡也桀溺又云孔子何是周流者乎  
 當今天下治亂如一捨此適彼定誰可易之者乎  
 言皆惡也云日而云云者桀溺又微以此言招子  
 路使從己隱也故謂孔子為避人之士其自謂己  
 為避世之士也言汝今從於避人之士則豈如從  
 於避世之士乎云擾而不輟者擾覆種也輟止也  
 二人與子路且語且耕覆種不止也覆種者植穀  
 之法先散後覆也子路行以告者子路問二人  
 人皆不告及於借問而覆種不止故子路備以此  
 事還車上以告孔子也夫子無然者無然猶驚愕  
 也孔子聞子路告故愕怪彼不達己意而譏己也  
 云曰鳥云云者孔子既無然而又曰隱山林者則  
 鳥獸同羣出世者則與世人為徒旅我今應出世  
 自不得居於山林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云吾  
 非云云者亦云吾既出世應與人為徒旅故云吾  
 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言必與人為徒也云天下  
 云云者言凡我道難不行於天下彼道小故也江  
 我道皆不至與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江

熙曰易稱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君子之  
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所以為歸致者期於內順  
生徒外懷教旨也惟此而已乎凡教或即我以導  
物或報彼以明節以救急非疾於當年而發逸操於  
沮溺排彼抗此無以相易良所以問津之求也子時風  
政不日昏彼就無以相易良所以問津之求也子時風  
故不日昏彼就無以相易良所以問津之求也子時風  
於世而有懷於聖教者存矣道喪于茲感以事反  
是以夫子無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明夫理有  
大倫吾所不獲已也若欲潔其身者廢矣此即我  
致言不可與斯民則所以居大倫者廢矣此即我  
大湯武亦稱夷齊由管仲而無譏卻忽今彼有可  
道哉沈居士曰世亂賢者宜隱而全生聖人宜出  
以弘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倫喪之絕迹隱世實  
由世亂我之蒙塵栖遑亦以道喪此即彼與我同  
患世也彼實中賢無道宜隱不達教者我也我則至

德宜理大倫不得已者我也我既不失彼亦無違無  
非可相非且沮溺是規子路亦不規夫子謂子路  
宜與人徒本非言彼也自我道不可復與鳥獸同羣  
鳥獸羣鳥獸避世外以高行初不為鄙也但羣  
自得耳以體大居正宜宏世也下云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也言天下人自各有道也下云天下有道丘  
亦不使彼易言天下人自各有道也下云天下有道丘  
武而亦賢夷齊美管仲亦不譏卻忽也。註鄭元  
曰全為耦。耕用耒是今之鉤耨耜是今之釋廣  
五寸五寸則不成伐故二人並耕兩耜並得廣一  
尺一尺則成伐也故云二耜為耦也。註士有至  
法者也。若如注子從己也。合  
子路從己亦謂孔子從己也。合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註苞氏曰丈人老者  
也篠竹器名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註苞氏曰丈人云不  
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耶植其  
杖而芸註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也子路拱  
而立註未知所以答也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  
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  
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註孔安國日子路反至其  
家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義註鄭元曰  
畱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註孔安國曰言汝知父

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欲潔其身而  
亂大倫註苞氏曰倫道也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註苞氏曰言君子之  
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  
不見用自已知之也註子路從而後者孔子與子路  
同行孔子先發子路在後隨之未得相及故云從  
而後也云遇丈人以杖荷篠者遇者不期而會之  
也丈人者長宿之稱也荷擔揭也篠竹器名子路  
在孔子後未及孔子而與此丈人相遇見此丈人  
以杖擔一器籬籠之屬故云以杖荷篠也云子路  
問云云者子路既見在後故借問丈人見夫子不  
乎云丈人云云者四體足手也勤勤勞也五穀黍  
稷之屬也分播種也孰誰也子路既借問丈人丈

人故荅子路也言當今亂世汝不勤勞四體以播五穀而周流遠走問誰為汝之夫子而問我索之乎袁氏曰其人已委曲識孔子故譏之四體不勤不能如禹稷躬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耶云植其杖而芸者植豎也芸除草也丈人荅子路竟至草田而豎其所荷篠之杖當挂篠於杖頭而植豎之竟而芸除田中穢草也一通云杖以為力以一手芸草故云植其杖而芸也云子路拱而立者拱背手也子路未知所以荅故背手而倚立以觀丈人之芸也云止子路宿者子路住倚當久已至日暮故丈人留止子路使停住就已宿也云殺雞為黍而食之者子路停宿故丈人家殺雞為臠作黍飯而食子路也云見其二子焉者丈人知子路是賢故又以丈人二兒見於子路也云明日子路行者至明日之旦子路得行逐孔子也云以告者行及孔子而具以昨丈人所言及雞黍見子之事告孔子道之也云子曰隱者也者孔子聞子路告丈人之事故云此丈人是隱處之士也云使子路反見

之者孔子既曰丈人是隱者而又使子路反還丈人家須與丈人相見以己事說之也其事在下文云至則行矣者子路反至丈人家而丈人已復出行不在也云子路曰不仕無義者丈人既不在而子路留此語以與丈人之二子合其父遺述之也此以下之言悉是孔子使子路語丈人之言也言人不生則已既生便有在三之義父母之恩君臣之義人若仕則職於義故云不仕無義也云長幼云云者既有長幼之恩又有君臣之義汝知見汝二子是識長幼之節不可廢闕而如何廢於君臣之義而不仕乎云欲潔云云者大倫謂君臣之道理也又言汝不仕濁世乃是欲自清潔汝身耳如為亂君臣之大倫何也云君子云云者又言君子所以仕者非貪榮祿富貴政是欲行大義故也云道之云云者為行義故仕耳濁世不用我道而我亦反自知之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註逸民

者節行超逸者也苞氏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與註鄭元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註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註苞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身中清廢中權註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註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

逸民至不

可○云逸民云云者逸民者謂民中節行超逸不拘於世者也其人在下伯夷一人也叔齊二人也虞仲三人也夷逸四人也朱張五人也柳下惠六人也少連七人也云子曰云云者逸民雖同而其行事有異故孔子評之也夷齊隱居餓死是不降志也不仕亂朝是不辱身也是心迹俱超逸也云謂柳下惠云者此二人心逸而迹不逸也注仕魯朝而柳下惠三黜則是降志辱身也云言中云云者雖降志辱身而言行必中於倫慮故云其時而已矣張憑曰彼被祿仕者乎其處朝也唯言不廢大倫行不犯色思慮而已豈以世務暫嬰其心哉所以為逸民也云謂虞云云者放置也隱居幽處廢置世務世務不須及言之者也云身中清廢中權者身不仕亂朝是中清潔也廢事免於世患是合於權智也故江熙曰超然出於埃塵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云我則云云者我則退不拘於世故與物無異所以是無可無不可也江熙曰夫迹有相明教有相資若數子者事既不



同而我亦有以異矣然聖賢致訓相為內外彼協契於往載我拯溺於此世不以我異而抑物不以彼異而通滯此吾所謂無可無不可者耳豈以此自目己之所以異哉我迹之異蓋著于當時彼數子者亦不宜各滯於所執矣故舉其往行而存其會通將以導夫方類所挹仰乎或問曰前七人而此唯評於六人不見朱張何乎答曰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己合同也○註鄭元曰至朝也○直己之心是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是不辱身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于適楚註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

樂師也摯于其名也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註

苞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于河註苞氏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

謂居其河內也播鞞武入于漢註孔安國曰播猶

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註孔安國曰

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也○師大

至于海○大師摯適齊者自此以下皆魯之樂人名也魯君無道禮樂崩壞樂人散走所不同也大師樂師也名摯其散逸適往於齊國也亞飯于適楚者亞次也飯食也于其名也古天子諸侯食必其奏樂每食各有樂人亞飯于是第二飡奏樂人其奏樂每食適於楚國然周禮大司樂王朔望食乃奏樂日食不奏也夏殷則日奏也故王制及玉皆云然也三飯繚適蔡者繚名也第三飡奏樂人散逸入蔡國也四飯缺適秦者缺名也第四飡奏樂人奔散入秦國也鼓方叔入于河者鼓能擊鼓者也方叔名也亦散逸入河內之地居也播鞞武入于漢者播猶搖也鞞鞞鼓也其人能搖鞞鼓者

也名武亦散奔入漢水內之地居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者少師名陽又擊磬人名襄二人俱散奔入海內居也

周公謂魯公註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封

於魯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註孔安國曰施易也不

以他人親易其親也不使上怨乎不以註孔安

國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

也無求備於一人註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

也註周公至一人○云周公謂魯公者周公周公

也且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周公欲教之故云謂也孫綽曰此是周公顧命魯公所以之辭也丁不施其親者此周公所命之辭也施

猶易也言君子之人不以他人易己之親是因不失其親也孫綽曰不施猶不偏也謂人以不偏惠所親使魯公崇至公也張憑曰君子於人義之與比無偏施於親親然後九族與庸勳並隆仁心與至公俱著也云不使云者以用也為君之道當委用大臣大臣若怨君不用則是君之失也云故舊云者故舊朋友也大故謂惡逆也朋友之道若無大惡逆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云無求備於一人者無具足不得責必備是君子易事之德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註苞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為顯士故記

註周有至季騶。舊云周世有一母身四乳而生於此八子八子並賢故記錄之也侃按師說曰非謂一四乳乳猶俱生也有一母四過生生輒雙二子四生故八子也何以知其然就其名兩兩

相隨似是  
雙生者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九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九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十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論語子張第十九

子張者弟子也明其君若有難臣必致死也所以次前者

既明君惡臣宜拂衣而即去若人人皆去則誰為匡輔故此次明若未得去者必宜致身故以子張次微子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註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也

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曰至已矣○就

此篇凡有二十四章大分爲五段總明弟子稟仰  
記言行皆可軌則第一先述子張語第二子夏語  
第三子游語第四曾參語第五子貢語此是第  
子張語自有二章也此一篇皆是弟子語無孔子  
語也云士見危致命者知義理之名是謂升  
朝之士也若見國有危難必不愛其身當以死救  
之是見危致命也士既如此則大夫以上可知也  
公見得思義者此以下皆是士行也得得祿也必  
不素冷義然後取是見得思義也云祭思敬者士  
始得立廟守其祭祀祭神如神在是祭思敬也云  
喪思哀者方喪三年爲君如父母必窮其斬是喪  
思哀也云其可已矣者如上四事爲士如此則爲  
可也江熙曰但  
言若是自可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子張曰至爲亡○宏

人執德能至宏大信道必便篤厚此人於世乃爲  
可重若雖執德而不宏雖信道而不厚此人於世  
不足可重如有如無故云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也  
江熙曰有德不能宏大信道不務厚至雖有其懷  
道德蔑然不能爲損益也言無所輕重也○世  
無此人則不足爲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爲重故云  
無所輕重也二章訖  
此是子張語是第一章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註孔安國曰問與人交接  
之道也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  
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  
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註苞氏

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子夏至人也

二是子夏語自有十一章云子夏云云者子夏弟  
子問子張求交友之道也云子張曰子夏云何者  
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云汝師何所道故曰云何  
也云對曰云云者子夏弟子對子張述子夏言也  
言子夏云結交之道若彼人可者則與之交若彼  
人不可者則距而不交也云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者子張聞子夏之交與已異故云異乎吾所聞也  
云君子云云者彼既異我我故更說我所聞也言  
君子取交之法若見賢者則尊重之衆來歸我我  
則容之容之中有善者則嘉而美之有不善不能  
者則矜而不責不得可者與不可者距之云我之  
大賢云云者更說不宜不可者距之也設他人欲  
與我交我若是大賢則他人必與我故云於人何  
所不容也云我之不賢云云者又云若我設不賢  
而他人必亦距我而不矜也我若矜人人必矜我  
我若距人人必距我故云如之何其距人也○註

苞氏曰至子張。云友交當如子夏者既欲與為  
友故宜可者與之不可者距也云汎交當如子張  
者若德悠悠汎交則嘉善矜不能也明子各  
是也鄭元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  
卑之交也王肅曰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  
蓋交也變摩曰聖人體備賢者或偏以偏師備學  
不能同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猶易云仁者見  
其仁智者見其智寬則得衆而遇濫偏則寡合而  
身孤明各出二子之偏性  
亦未能兼宏夫子度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註小道謂異端也致

遠恐泥註苞氏曰泥難不通也是以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至為也。云子夏曰云云者小道謂諸  
子百家之書也一往看覽亦微有片理故云必  
有可觀者焉云致遠恐泥者致至也遠久也泥謂  
泥難也小道雖一往可觀若持行事至遠經久則

恐泥難不能通也云是以君子不為也者為學也既致遠必恐泥故君子之人秉持正典不為家也江熙曰聖人所以訓世軌物者遠有體故又交實可改而處無反也至夫百家競說非無其理然家人之規模不及於經國慮止於為身無貽厥孫謀是以君子舍彼取此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註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

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至己矣。此勸人

學也云日知其所亡者亡無也無謂從來未經所識者也令人日新其德日日知所未識者合識錄之也云月無忘其所能者月無忘其所能故言識之也云可謂好學也已矣者能如上事故可謂好學者也然此即是溫故而知新也日知其所亡是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是溫故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註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也

切問而近思註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

事也近思者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若汎問所

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不

解也仁在其中矣子夏曰至中矣。亦勸學也

厚也志識也言人當廣學經典而深厚識錄之不  
忘也云切問而近思者切猶急也若有所未達之  
事宜急諮問取解故云切問也近思者若有所思  
則宜思己所已學者故曰近思也云仁在其中矣  
者能如上事雖未是仁而方  
可能為仁故云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註苞

氏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

也子夏曰至其道。亦勸學也。云子夏曰云云者先為設譬百工者巧師也言百者舉全數

也居肆者其居常所作物器之處也言百工由日居其常業之處則其業乃成也云君子學以致

其道者致至也君子由學以至於道如工居肆以成事也江熙曰亦非生巧也居肆則是見廣見廣

而巧成君子未能定也學以廣其思思廣而道成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則文註孔安國曰文飾其過

不言其情實也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則文。故知之則改而小人有過是知而故為故愈文飾

之不可言己非也故繆播曰君子過由不及不及

而失非心之病務在改行故無吝也其失之理明然後得之理著得失既辨故過可復改也小人之

過生於情偽故不能不飾飾則彌張乃是謂過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嚴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厲註鄭元曰厲嚴正也子夏曰至也厲云云君

其事但在一時也云望之嚴然者一也君子正其

衣冠嚴然人望而畏之也云即之也溫者二也即

就也就近而視則其體溫溫潤也而人不憎之也

袁氏注曰溫相潤也云聽其言也厲者三也厲嚴

正也雖見其和潤而出言其嚴正也所以前卷云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註

王肅曰厲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誇已也註

子夏曰至已也○云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者君子謂國君也國君若能行信素著則民知其非私故勞役不憚故云信而後勞其民也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者厲病也君若信未素著而動役使民民則怨君行私而橫見病役於已也江熙曰君子克厲德也故民素信之服勞役故知非私信不素立民動以為病已而奉其私也云信而後諫者此謂臣下也臣下信若素著則可諫君君乃知其惜我非虛故從之也云未信則以為諂君已也者臣若信未素立而忽諫君君則不信其言以為其所諫之事是謗於已也江熙云人非忠誠相與未能諫也然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易曰貴乎在道明無素信不可輕致諫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註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註孔安國曰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

可也疏子夏曰至可也○云大德不踰閑者大德上賢以上也閑猶法也上德之人常不踰越於法則也云小德出入可也者小德中賢以下也其立德不能恆全有時整至有時不及故曰出入也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註苞氏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噫註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也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註苞



氏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  
 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註馬  
 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  
 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註馬融曰君子  
 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有始  
 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註孔安國曰終始如一唯聖  
 人耳子游曰至人乎云云子游曰云云者門人  
 子謂子夏之弟子也子游言子夏諸弟  
 子不能廣學先王之道唯可洒掃堂宇當對賓客  
 進退威儀之小禮於此乃為則可也云抑未云云  
 者抑助語也洒掃以下之事抑但是未事耳若本  
 事則無如之何也本謂先王之遠也云子夏聞之

曰噫者噫不平之聲也子夏聞子游鄙已門人故  
 為不平之聲也云言游過矣者既不平之而又云  
 言游之說實為過失也云君子云云者既云子游  
 之說是過故更說我所以先教以小事之由也君  
 子之道謂先王之道也孰誰也言先王大道即既  
 深且遠而我知誰先能傳而後能倦懈者邪故云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既不知誰故先歷試小事然  
 後乃教以大道也張憑曰人性不同也先習者或  
 早懈晚學者或後倦當要功於歲終不可以一限  
 也熊埋曰凡童蒙初學固宜聞漸日進階廳入妙  
 故先且啓之以小事後將教之以大道也云譬諸  
 云云者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  
 學者當以次不可一往學致生厭倦也云君子云  
 云者君子大道既深故傳學有次豈可發初使誣  
 罔其儀而并學之乎云有始云云者唯聖人有始  
 有終學能不倦故可先學大道耳自非聖人則不  
 可不先從小起也張憑曰譬諸草木或春花而夙  
 落或秋榮而早實君子之道亦有遲速焉可誣也

唯聖人始終如一可謂永無先後之異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註馬融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

文也學而優則仕子夏口至則仕○亦勸學也云仕而優則學者優謂行有餘力也若仕官治官官法而已力有優餘則更可研學先王典訓也云學而優則仕者學既無當於立官立官不得不治故學業優足則必進仕也子夏語十一章訖此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註孔安國曰毀不滅性也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此下第三子游語自有二章致猶至也雖喪禮主哀然孝子不得過哀以滅性故使各至極哀而止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註苞氏曰言子張之容儀之難及者也然而未仁○子游曰至未仁○云張也子游言吾同志之友子張容貌堂偉難為人所能及故云為難能也云然而未仁者袁氏曰子張容貌難及但未能體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註鄭元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曾子曰至仁矣○云堂堂乎張也者此以下自第四會參語自有四章堂堂儀容可憐也云難與並為仁矣者言子張難容容貌堂堂而仁行淺薄故云難並為仁並並也江熙曰堂堂德宇廣也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蔭人上也然江熙之意是子張仁勝於人故難與並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註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

必自致盡也曾子曰至喪乎云吾聞諸夫子者據有所聞於孔子也其事在下

云人未云云者此所聞於孔子之事也致極也言人於他行方可有時不得自極然及若親喪則必

宜自極其哀故云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也註馬融曰孟莊子

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

不善者不忍改之也曾子曰至難也云曾子曰云云者人子為孝皆以

愛敬而為體而孟莊子為孝非唯愛敬愛敬之外別又有事故云其他可能也云其不云云者此是

其他可能之事也時人有喪三年之內皆改易其  
父平生時臣及政事而莊子居喪父臣父政雖有  
不善者而莊子猶不忍改  
之能如此者所以是難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註荀氏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

師典獄官也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註馬融曰民之離散

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

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孟氏至勿喜云云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者孟氏

魯下卿也陽膚曾子之弟子也士師獄官也孟氏使陽膚為己家獄官也云問於曾子者曾子曾參

也陽膚將為獄官而還問師求其法術也云曾子曰云云者曾子答之使為法也言君上若善則民

下不犯罪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君上若惡則民下多犯罪故桀紂之民比屋可誅當于爾時君上失道既久故民下犯罪離散者衆故云久也云如得云云者如猶若也若得其情謂責微得其罪狀也言汝為獄官職之所司不得不辨微雖然若得罪狀則當哀矜愍念之慎勿自喜言汝能得人之罪也所以必須哀矜矜者民之犯罪非其本懷政是由從君上故耳罪既非本所以宜哀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

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註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

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子貢曰至歸焉○此以下是第五子貢語自有

道失國而後世經是惡事皆云是紂昔所為然紂昔者為惡實不應頓如此之甚故云不如是之甚

也云是以云云者下流謂為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言紂不偏為衆惡而天下之惡事皆云是紂所為故君子立身惡為居人下流若一居下流則天下之罪并歸之也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間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若如蔡謨意是天下惡人皆助紂為惡故失天下耳若直置一紂則不能如此甚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註孔安國曰更改也子貢曰至

子貢曰云云者日月之蝕非日月故為君子之過非君子故為故云如日月之蝕也云過也人皆見之者日月之蝕人並見之如君子有過不隱人亦見之也云更也人皆仰之者更改也日月蝕罷改

間更明則天下皆竝瞻仰君子之德亦不以先過為累也

衛公孫朝註馬融曰朝衛大夫也問於子貢曰仲尼  
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  
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  
焉不學註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  
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其學也而亦何常  
師之有註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疏  
衛公孫朝至之有○云衛公孫朝問云云者公孫  
問意政嫌孔子無師故問云仲尼焉學也云子貢  
曰云云者子貢答稱仲尼必學也將答道學故先  
廣引道理也文武之道謂先王之道也未墜於地

謂未廢落在於地也云在人者既猶未廢落於地  
而在於人所行也云賢者云云者既猶在人而行  
人有賢否若大賢者則學識文武之道大若不賢  
者則學識文武之道小也云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者雖大小有異而人皆有之故曰莫不有文武之  
道也云夫子焉不學者大人學識大者孔子是人  
之大者豈得獨不學識之乎云而亦何常師之有  
者言孔子識大所學者多端多端故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註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州仇  
也武論也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  
子貢曰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  
夫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不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註苞氏曰七尺曰

何也夫子云不亦宜乎註苞氏曰夫子謂武叔也

**叔孫武叔至宜乎**。云叔孫云云者武叔身是

大夫又語他大夫於朝廷以譏孔子也云曰子

貢賢仲尼者此所語之事也言子貢人才識量賢

於孔子也云子服云云者景伯亦魯大夫當是子

時在朝聞叔孫之語故來告子貢道之也云子貢

曰譬諸宮牆者子貢聞景伯之告亦不驚距仍為

之設譬也言人之器量各有深淺深者難見淺者

易觀譬如居家之有宮牆牆高則非闕闕所測牆

下闕闕易了故云譬諸宮牆也云賜之牆也及肩

者賜子貢名也子貢自言賜之識量短淺如及肩

之牆也云闕見室家之好者牆既及肩故他人從

牆外行得闕見牆內室家之好也云夫子之牆數

仞者七尺曰仞言孔子聖量之深如數仞之高牆

也云不得見內者牆既高峻不可闕闕唯從門入

者乃得見內若不入門則不見其所內之美也然

每下者其內止有室家牆高深者故廣有容宗

廟百官也云得其門者或寡矣者富貴之門非賤

者輕入入者唯富貴人耳孔子聖人器量之門非

凡鄙可至至者唯顏子耳故云得門或寡寡少也

云夫子云不亦宜乎者子貢呼武叔為夫子也賤

者不得入富貴之門愚人不得入聖人之奧室武

叔凡愚云賜賢於孔子是其不入聖門而有此言

故是其宜也袁氏曰武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

叔凡人應不達聖也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

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

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

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註言人雖

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乎適足自見其不知

量也

**叔孫武叔至量也**。云叔孫武叔毀仲尼

者猶是前之武叔又嘗毀孔子也云子貢

量也

曰無以為也者子貢聞武叔之言故抑止之使無  
以為訾毀云仲尼不可毀也者又明言語之云仲  
尼聖人不可毀之譬也言他人云者更喻之說仲  
高止不可毀之譬也言他人云者更喻之說仲  
可喻故可毀也云仲尼云者言仲尼聖智高如  
日月不可毀也云人豈有人得踰踐者乎既不可  
亦不可毀也云人豈有人得踰踐者乎既不可  
便謂丘陵為高未嘗踰踐日月不覺日月之高既  
不覺高故嘗毀日月使謂不勝丘陵是日自絕日月  
也日月難得人之見絕而未嘗傷滅其明故言何  
傷於日月也譬凡人之見小才智便謂之高而不識  
聖人之奧故毀絕之雖復毀絕亦何傷聖人德乎  
云多見其不知量也者不測聖人德之深而毀絕  
之如不知日月之明而棄絕之若有識之上視  
觀於汝則多見汝愚闇不知聖人之度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

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言不可不慎  
也天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  
之得邦家者註孔安國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也  
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  
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註孔安國曰  
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導之則莫  
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  
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也註陳子禽至及也○  
此子禽必非陳亢當是同姓名之子禽也其見子  
貢每事稱師故謂子貢云汝何為事事崇述仲尼

乎政當是汝為人性多恭敬故爾耳而仲尼才德  
豈賢勝於汝乎呼子貢以爲子也云子貢云云者  
子貢聞子禽之言故方便答距之也言智與不智  
由於一言耳今汝出此言是不智也云言不可不  
慎者智否既寄由一言故宜慎之耳云夫子云云  
者此出子禽不智之事也夫物之高者莫峻嵩岳  
嵩岳雖峻而人猶得爲階梯以升上之也今孔子  
聖德其高如天之懸絕既非人可得階升而孔  
子聖德豈可謂我之賢勝之乎汝謂不勝爲勝即  
是一言爲不智故不可不真也云夫子之得邦家  
者者子禽常是見孔子栖遑不被時用故發此不  
智之言子禽則之既見故此更廣爲陳孔子聖德  
不與世人同也邦謂諸侯也家謂卿大夫也  
言孔子若爲時所用得爲諸侯及卿大夫之日則  
其風化與堯舜無殊故先張本云夫子之得邦家  
者也云所謂立之斯立者言夫子若得爲政則立  
教無不立故云所謂立之斯立也云導之斯行者  
又若導民以德則民莫不興行也故云導之斯行

也云綏之斯來者綏安也遠人不服修文德安之  
遠者莫不纒負而來也云動之斯和者動謂勞役  
之也悅以使民忘其勞故役使之莫不和穆也  
云其生也榮者孔子生時則物皆賴之得性尊宗  
於孔子是生也榮也云其死也哀也袁氏曰生  
則四海遐密如喪考妣是其死也哀也袁氏曰生  
則時物皆榮死則時物咸哀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 堯曰者古聖天子所言也其

也所以次前者事君之道若宜去者拂衣宜留者  
致命去留當理事迹無虧則太平可觀揖讓如堯  
故堯曰最後  
次子張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歷數謂列次也允  
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匡苞氏曰允信也困



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  
祿所以長終也舜亦以命禹註孔安國曰舜亦以  
堯命己之辭命禹也曰子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  
告于皇皇后帝註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  
告天文也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也皇大  
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  
若此也有罪不敢赦註苞氏曰從天奉法有罪者  
不敢擅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註言桀居帝臣  
之位也有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朕

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註孔安國曰  
無以萬方萬方不預也萬方有罪我身過也周有  
大賚善人是富註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  
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  
如仁人註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  
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有過在  
子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註  
苞氏曰權秤也量斗斛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註孔安國曰重

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其哀重祭所以致敬也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公則民悅

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悅矣凡此二帝三王

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也

教也此篇凡有三章雖初稱堯曰而寬通衆聖故

其章內并陳二帝三王之道德也此一章中凡有

五重自篇首至天祿永終為第一是堯命授舜之

辭又下云舜亦以命禹為第二是記者序舜之命

禹亦同堯命舜之辭也又自予小子履至萬方有

罪在朕躬為第三是湯伐桀告天之辭又自周有

大賚至在予一人為第四是明周武伐紂之文也

又自謹權量至章末為第五明二帝三王雖有揖

讓與干戈之異而安民取治之法則同也又下次

子張問孔子章明孔子之德同於堯舜諸聖也上

章諸聖所以能安民者不出尊五美屏四惡而孔

子非不能為之而時不值耳故師資殷勤往反論

之也下又一章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章以明

孔子非不能為而不為者知天命故也云云爾舜

者自此以下堯命舜以天位之辭也云云堯也爾

汝也汝汝於舜也舜者論也堯名放勳論云堯也

舜名重華論云舜也論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盛

聖明日舜也堯將命舜故先容嗟歎而命之故云

咨汝舜也所以歎而命之者言舜之德美兼合用

我命也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者天天位也歷數謂

天位列次也爾汝也躬身也堯命舜曰天位列次

次在汝身故我今命授與汝也云允執其中者允

信也執持也中謂中正之道也言天信運次既在

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云舜亦以  
命禹者此第二重明舜讓禹也舜受堯禪在位年  
老而讓與禹亦用堯命己之辭以命於禹也故云  
舜亦以命禹也所以不別為辭者明同是揖讓而  
授也當云舜曰咨爾禹天之歷數以下之言也云  
曰予小子履者此第二重明湯伐桀也伐與授異  
故不因而揖讓之辭也堯傳位與其子孫全末孫桀  
禹受人禪而不禪人乃傳位與其子孫全末孫桀  
無道為天下苦患湯有聖德應天從民告天而伐  
之此以下是其辭也子我小子湯自稱謙也履  
湯名也將告天故自稱我小子而父稱名也云敢  
用元牡者敢果也元黑也牡雄也夏尚黑爾時湯  
猶未改夏色故猶用黑牡以告天故云果敢用於  
元牡也云敢昭告云者昭明也皇大也后君也帝  
天帝也用元牡告天而云敢昭明告于大大君天  
也云有罪不敢赦者湯既應天不赦罪故凡有  
罪者則湯亦不敢擅赦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  
罪之人也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

事君故謂桀為帝臣也不蔽者言桀罪顯著天地  
共知不可隱蔽也云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者朕我  
也萬方猶天下也湯言我身若自有罪則我自有  
當之不敢關預於天下萬方也云萬方有罪在朕  
躬者若萬方百姓有罪則由我身也云周有云云  
欲善而民善故有罪則歸責於我也云周有云云  
者此第四重明周家法也此以下是周伐紂誓民  
之辭也舜與堯同是揖讓謙共用一辭武與湯同  
是干戈故不為別告天之文而即湯誓民之告天文  
也而此述周誓民之文而不述湯誓民之文者尚書  
亦有湯誓也今記者欲互以相明故下舉周誓則  
湯其可知也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  
故富足於善人也或云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  
善人善人故是富也云雖有云者已上尚書第  
六秦誓中文言雖與周有親而不為善則被罪黜  
不如雖無親而仁者必有祿爵也云百姓云者  
此武王引咎自責辭也江熙曰自此以上至大賚  
周告天之文也自此以下所修之政也禪者有命

無告舜之命禹一準於堯周告天文少其異於殷  
所異者如此存其體不錄修也侃按湯伐桀辭皆  
云天故知是告天也周伐紂文句稱入故知是  
嘗人也云謹權量者此以下第五重明二帝三王  
所修之政同也不為國則已既為便當然也謹  
慎也權稱也量斗斛也當謹慎於稱尺斗斛也  
審法度者審猶審也法度謂可治國之制典也宜  
審論分明之也云修廢官者治故曰修若舊官有  
廢者則更修立之也云四方之政行矣者自譚權  
以下若皆得法則四方風政並服行也云典滅國  
者若有國為前人非理而滅之者新王當更為典  
起之也云繼絕世者若賢人之世被絕不祀者當  
為立後係之使得仍享祀也云舉逸民者若民中  
有才行超逸不仕者則躬舉之於朝廷為官爵也  
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既能興繼舉故為天下之  
民皆歸心纒負而至也云所重民食喪祭者此四  
事並又治天下所宜重者也國以民為本故重民  
為先也民以食為活故次重食也有生必有死故

次重於喪也喪畢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故次重祭  
也云寬則得眾者為君上若能寬則眾所共歸故  
云得眾也云敏則有功者君行事若儀用敏疾則  
功大易成故云有功也云公則民悅者君若為事  
公平則百姓皆歡悅也云歷數謂列次也列  
次者謂五行金木水火土更王之次也云孔安  
國曰至若此也此伐桀告大辭是墨子之書所  
言也然易說云湯名乙而此言名履者自虎通云  
本湯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為名故  
改履名乙以為殷家法也云周周家至是也  
此如前通也云說孔安國曰至用之也管蔡謂  
周公之弟管叔蔡叔也流言作亂周公誅之是有  
親而不仁所以被誅也箕子是紂叔父為紂囚奴  
武王誅紂而釋箕子囚用為官爵使之行商容微  
子是紂庶兄也見紂惡而先投周武王用之為  
殷後於宋並是仁人於周無親而周用之也  
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

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註孔安國曰屏除也子  
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  
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  
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  
註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擇其可勞而勞  
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  
大無敢慢註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  
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

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註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慢令致  
期謂之賊註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剋期也猶  
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註孔安國曰謂財  
物也俱當與人而吝吝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  
任耳非人君之道也註子張問至有司。此章第  
二明孔子同於堯舜諸聖  
之法也云子張問云云者子張問於孔子求爲政  
之法也云子曰尊五美者尊崇重也孔子答曰若  
欲從政當尊崇於五事之美者也云屏四惡者屏  
除也又除於四事之惡者也云斯可以從政矣者  
若尊五除四則此可以從政也云子張曰何謂五  
美者子張并不曉五美四惡未敢并問今且分諮

五美故云何謂五美也云子曰君子惠而不費者  
歷於五此其一也言為政之道能令民下荷於  
不怨者二也君無所費損故云惠而不費也云勞而  
不怨也云欲而不貪者三也君能遂己所欲而非  
貪吝也云威而不猛者四也君能有威嚴而不厲  
傷物也云子張云者五也君亦未曉五事故且  
先從第一而更詰也云子曰云者亦未曉五事故且  
所利而利之謂民水居者利在魚鹽蜃蛤山居者  
利於菓實材木明君為政即而安之不使水者居  
山者者居中原是因民所利而利之而於君無所  
損費也云擇其云者孔子知子張竝疑故并歷  
答也言凡使民之法各有等差擇其可應勞役者  
而勞役之則民各服其勞而不敢怨也云欲仁云  
云者欲有多塗有欲財色者為貪言人君當欲於仁義  
使仁義事顯不為欲財色之貪故云欲仁而得仁

又焉貪也江熙曰我欲仁則仁至非貪也云君子  
無眾寡者言不以我富財之眾而陵彼之寡少也  
云無小大者又不得以我貴勢之大加彼之小也  
也云斯不云云者能眾能大是故寡小故無所敢慢  
寡小是不驕也故云泰而不驕也殷仲堪曰君子  
處心以虛接物以為敬不以眾寡異情大小改意  
無所敢慢斯不驕也云瞻視者瞻視無回邪也云儼然  
者若思以為容也云人望而畏之者望之儼然即  
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故服而畏之也云斯不云云  
者望而畏之是也其威也即之美故次更諱四惡也云  
張曰何謂四惡者已聞五美故次更諱四惡也云  
子曰云云者一惡也為政之道必先施教教若不  
從然後乃殺若不先行教而即用殺則是酷虐之  
君也云不戒云云者二惡也為君上見民不善當  
宿戒語之戒若不從然後可責若不先戒助而急  
卒就責目前視之取成此是風化無漸故為暴卒

之君也暴淺於虐也云慢令云云者三惡也與民無信而虛期期不申勅丁寧是慢令致期也期若不  
不至而行誅罰此是賊害之君也袁氏曰令之不  
明而急期之也云猶之云云者四惡也猶之與  
謂以物獻與彼人必不得止者也吝難也猶之與  
會應與人而其吝惜於出入之屬故云出內之各  
也云謂之有司者有司謂主與物者也猶庫吏之  
屬也廣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人者  
必有所詰問不敢擅易人君若物與人  
而吝即與庫吏無異故云謂之有司也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註孔安國曰命謂窮  
達之分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註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  
若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所以更明孔子知命故不  
為政也云孔子曰云云者命謂窮通天壽也人生

而有命受之由天故不可不知也若不知而強求  
則不成為君子之德故云無以為君子也云不知  
禮無以立者禮主恭儉莊敬為立身之本人若不  
知禮者無以得立其身於世也故禮運云得之者  
生失之者死詩云人而無禮不死何俟是也云不  
知言無以知人者江熙曰不知言則不能賞言不  
能賞言則不能量彼猶短綆不可測於深井故無  
以知人也註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窮  
謂貧賤達謂富貴並稟之於  
天如天之見命為之者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十 終

